

論蔡元培先生的「國立大學」思想

陳 永 璣

蔡元培先生十七歲秀才，二十三歲舉人，二十六歲進士，四十一歲留德。辛亥革命成功後返國，翌春民國元年（四十六歲），任教育總長。民國五年（五十歲）至民國十五年（六十歲），任國立北京大學校長。民國十六年（六十一歲），任大學院院長（即現在之教育部部長）一整年而辭職；又從民國十六年至民國二十九年（七十四歲）病逝香港，任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凡十三年。他有關學術、文化、哲學、教育的文章，散見東方雜誌、新教育、宇宙風……等雜誌上，時賢曾予收集整理，出版六七種單行本，留供後學參考。我所讀到的，僅下列三種，大同小異：

(1) 蔡元培選集，文星叢刊第一一九及二二〇號；
(2) 蔡元培自述，傳記文學叢書第二二號；
(3) 蔡元培先生的生平及其教育思想，孫常偉著。

我愛讀他的文章，尤其他關於國立大學教育方面的，一再反覆細嚼，覺得他的想法、說法、做法，在當年那種現實之下，是真知灼見，切中時弊。而且他他去留相爭，除害與利。他的無比勇氣與高深的學識，深得國人敬佩，尊之為中國

現代最偉大的教育家；是蓋棺之定論也。

不過天下沒有十全十美的教育思想，只是利弊或多或少耳。而且所謂利弊，視立場而異，因國情而變，隨時代而前後不同的。時過境遷，新現實需要新政策，新問題顯出新危機，不是一次革新，就百病消除；不是一種學制，就永久有效；更不是一套思想，就可以不必再求進步的。這不但中國一國如此，世界各國，也是一樣的。例如美國有關大學教育方面的法案，順筆寫寫，就有……Morrill Act—1862, Hatch Act—1887, Smith—Lever Act—1914, 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1958……等等，如果沒有問題，何必一再立法，美國國會吃飽飯沒有事做嗎？

此時此日，此國此島，我們大學教育的問題，不是國立大學一種思想所能全部解決的，本文提出若干新見解新例證，來說明蔡先生的以前思想，並不是我們當前現實的答案。

一、發展科學與師範教育

我們先溫習蔡元培先生的兩段文字：

(1) 我在教育界的經驗（民國二十六年宇宙

風第五十五及五十六兩期）：「我與次長范靜生君，常持相對的理論。范君說：『小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中學？中學沒有辦好，怎麼能有好大學？所以我們第一步，當先把小學整頓。』我說：『沒有好大學，中學師資那裡來？沒有好中學，小學師資那裡來？所以我們第一步，當把大學整頓。』……我那時候：又鑒於高等師範學校的科學程度太低，規定逐漸停辦；而中學師資，以大學畢業生再修教育學者充之。……」

(2) 民國二十年十一月，在中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中，他建議說：「教育文化，為一國立國之根本。而科學研究，尤為一切事業之基礎。當此訓政開始時期，似應為各國立大學及研究院，妥籌建設經費，以促進科學之應用與專家之養成，庶訓政之基礎，得以確立。」

現在我們發展科學，如果把中等科學師資的來源，以國立大學畢業生再修教育學者充之，保險落空。因為我們國立大學是自費的，學成可以出國，一去不回，效果是救山姆叔之國，幾人返歸鄭成功之島？若是為師範大學、教育學院、師

範專校等，妥籌建設經費，他們是公費生，學成有任教年限的規定，政府有權分發派遣，到指定地區服務的。而且他們任教期滿，可以繼續志願久教，也可以依法辭聘，轉業工商，競選公職；恢復職業自由的，變成社會其他行業的人才來源的。這種師範教育的昇格發展，是一舉數得，公私兩利的方式也。

高等師範學校，直譯而成法文。是 *Ecole normale supérieure* 敬請翻閱『世界大學手冊』(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Universities—1971)，法國在巴黎 (Paris) 芳丹 (Fontenay-aux-Roses) 里昂 (Lyon) 聖谷佬 (St. Cloud) 南次 (Nantes) 士渥 (Toulouse) 喀漳 (Cachan) 波多 (Bordeaux) 克市 (Clermont) 葛城 (Grenoble) 列日 (Lille) 馬賽 (Marseilles) 蒙坡 (Montpellier) 南施 (Nancy) 史堡 (Strasbourg) 鎮納 (Dinard) 等十六個城鎮，設有這種學校。芳丹以專收女生著名，有三百八十個名額，可獲得碩士學位 (Licence) 再參加博士考試 (Agrégation)，而得國家文理博士學位 (Doctorat d'Etat ès Lettres et de Sciences Humaines) 等等。巴黎以專收男生著名，四百多學生之中，有他國留法學生二十多人。畢業生之中，已有下列六位，獲得諾貝爾獎金：

- (1) 黎普滿 (G. Lippmann) 得一九〇八年諾貝爾物理獎。一九二二年起，任法國科學院院長。

- (2) 薩八迪 (P. Sabatier) 得一九二二年

諾貝爾化學獎。

- (3) 羅蘭 (R. Rolland) 得一九一五年諾貝爾文學獎。

- (4) 皮以玲 (J. Perrin) 得一九二六年諾貝爾物理獎。一九三八年起，任法國科學院院長。

- (5) 柏格森 (H. Bergson) 得一九二七年諾貝爾文學獎。一九一八年起，任法國學術院院長。

- (6) 沙德 (J. Sartre) 得一九六四年諾貝爾文學獎。

法國的實例，證明師範教育的程度，是事在人為的。師範教育先天上能解決科學師資來源，後天上，也有獲得諾貝爾獎，而為國爭光的。再看美國方面的實例數字。例如前任台大校長錢思亮博士的母校，是州立伊州大學 (Illinois)，不但設有教育學院 (College of Education) 十二個學系，學生二千三百多；而且還有體育學院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十個學系，學生七百多；再加藝術學院 (College of Fine and Applied Arts) 的二十二個學系之中，有藝術教育、音樂教育、舞蹈教育三個學系。此外，農學院有一個農業教育系；土學院有一個工程技術教育系；文理學院，有外國語教育系 (Teacher Education in Foreign Language)，內分法、德、俄、西班牙及拉丁文五個組。

不但此也。在伊州查屯 (Charleston, Ill) 的東伊州大學：在伊州馬康 (Macomb, Ill) 的西

伊州大學：在伊州炭谷 (Carbondale, Ill) 的南伊州大學：在伊州狄卡 (Dekalb, Ill) 的北伊州大學。這四校原來都是州立師範學院，擴大昇格而成的州立大學。

我在聯合報民國六十三年一月二十九日航空版上，發表一篇「論國立台灣技術學院的成果」，主張該校，應該改名國立台灣技術教育學院，使學生套上師範公費生的身份。如此這般，我們職校師資的來源及職校課本的編譯，乃有紮實可靠的中興基地。如果蔡元培先生今日健在，他必定採納我的建議實施。因為他是一位進步的人士，在中國已得秀才、舉人、進士，仍於四十一歲出國，到德國來比錫大學 (Leipzig) 去研究，證明他是針對當日現實而求進步的知識份子。

二、教育文化與軍官教育

「教育文化為一國立國之根本」「教育為立國之基礎」……這一些口號，是演繹法的大前提，是真理嗎？美國，一國也。當年東岸十三州的移民，與其母國，是同文同種；而且教育文化，也遠較母國為低，如果華盛頓戰敗被俘，或投降求榮，十三州能獨立成國嗎？美國立國之根本，不是教育文化也明矣。果真教育文化是中國立國的根本，則國立大學及研究院學生，學成出國，一去不回，豈不是動搖國本？

華盛頓並沒有說：「軍官教育，為一國立國之根本」這種話，不過他擔任總司令時，後來擔任總統時，曾一再咨請國會同意，創辦西點陸軍大學，一再為國會所否決。國會否決之理由，認

爲陸軍大學培植專業軍人，可能自成一系，擁兵爲閥，奪取政權，推翻民主政治的。他是一七九九年逝世，逝世三年後，湊巧西點軍營失火，需要撥款修復，國會舊案重提，乃獲勉強通過，這是西點的由來。雖獲過半數通過成立，但反對勢力仍甚強大普遍，在編制上，在經費上，種種挑剔爲難，變成一個若有若無，不死不活的軍職大學。十年之後，發生英美戰爭 (War of 1812)，英將羅崎 (Gen. Robert Ross) 率兵四千，登陸直入首都華府，放火焚燒總統府及國會大廈。國會議員及其家屬，急急逃難逃命，惶惶然如喪家之狗。事後，個個有後見之明，深知自己身家性命及妻女安全，需要陸軍大學上軌，乃有切實的保障。於是很快很順利通過議案，發展西點陸軍大學，公費派遣西點學生，去留學法國陸軍，以資仿效。

謝雅 (Capt. S. Thayer) 上尉，留法回來，担任西點校長十六年。他是全盤法國化的作風，聘請法國顧問任教，採用法文原本來教。學生制服也是法國式樣。甚至校訓，也是把法國國防部 (那時是陸軍部) 巴黎理工學院 (Ecole Polytechnique, Paris) 的「爲國家、科學與光榮」 (Pour la Patrie la Science et la Gloire) 變成西點的「國家、責任、榮譽」 (Country, Duty, Honour)。

美國國會議員，既怕軍人自成一系，擁兵爲閥，而無以平均其勢力，同時，又非憑藉武力，無以自衛，希望「平時無軍閥，戰時有將才」，這種難題，如何立法？蔡先生曾主張「軍國民教

育」，並提出「舉國皆兵之制」。法國大革命之時，實行舉國皆兵之制，對內對外，達到自衛之目標。但每戰必勝的長官，爲部屬所愛戴，造成拿破崙黃袍加身，變成法國皇帝，誰能平均其勢力？我也是贊成舉國皆兵之制，這是以自衛的，但不是消滅軍閥的有效方式。美國採用何種方式？我是業餘老兵，曾在這一問題上，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實地去考察鑽研。長文短寫，美國是：

- (1) 西點招生，採用名額保障方式，每一國會議員區，各得保送五名青年入學，不致某州特別多，某地特別少。地方派系，不易形成。
- (2) 西點生畢業後，分發各軍區服役，每區兩年爲度。東西南北，內外輪調，就不易一地久留或某一部隊久幹，造成個人勢力範圍。
- (3) 高中畢業進來，四年讀完，拿個學士學位及少尉官階出去。學科術科，同樣重視，不夠成績，嚴格淘汰。而且鼓勵他們帶職公費深造。再在國內外第一流著名大學，攻讀碩士博士學位，變成軍人兼學人 (Soldier and Scholar) 的儒將。歷史上那一位儒將，變成軍閥？
- (4) 畢業後，要服役四年。期滿可以志願退役，絕不留難。但待遇合情合理，使人志願久幹軍旅。若因人因事而被迫退役，或自己志趣改變而志願退役，則退役之時，均有一技之長，有學位爲憑，可以獲得很好的退路及出路。這是不致逼

上梁山造反，不致迫虎傷人，也不致盲目跟從長官叛國的。

美國的西點陸軍大學 (U.S.M.A. West Point)，海軍研究學院 (U.S. Naval Postgraduate School)，空軍理工學院 (U.S. Air Forc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等，是國會立法，國庫撥款的國立軍職大學。他們沒有國立文職大學，所以是唯一的國立大學。爲避免與我們的國立大學混爲一談，我稱之爲軍職大學。

蔡元培先生如果今日仍健在人間，讀到我的分析；不但生氣，而且也會同意「千軍易得，一將難求」的愚見，也一定贊成對中正理工學院，國防醫學院，三軍軍官學校等授予學位，爭取優秀青年的向心。軍職大學在先天上，是文武雙棲，教戰兩用的人才來源，國立大學是文教爲主，不重武戰的，不能達到「平時無軍閥，戰時有將才」的新見解。

三、經濟建設與國立大學

蔡先生說：「而科學研究，尤爲一切事業之基礎。……似應爲各國立大學及研究院，妥籌建設經費，以促進科學之應用，與專家之養成……」如果依理推理來演繹，國立大學是一切事業之基礎矣。國立大學是工業建設、經濟建設的基礎矣。對不對？

現在我們使用貝根的歸納法 (Inductive method) 來反面推敲看看。

工業建設，工業革命，農工建設，實業建設

，實業發展，實業計劃，經濟建設，經建事業……等等一大堆名詞，大同小異，可以混為一談。事實上，很多人也把他們混為一談。說是科學的應用，說是科學研究的成果的，幾乎成了天經地義，毫無疑問的公理矣。事實上，事實上，能否打折扣？

西曆一七五〇年（乾隆十五年）至一八五〇年（道光三十年）這一段百年期間，由於紡織機，蒸汽機，火車，輪船等發明，產生了現代工業。世界各國的社會各階層，均受到空前的影響及變化。在世界歷史教科書上，有一章記述這一進步，稱之為工業革命或實業革命（Industrial revolution）。我們把教科書上那些發明家的芳名抄列如下，立刻發覺沒有一位是任何國家國立大學的學生：

- (1) 哈格理 (J. Hargreaves)
- (2) 艾克爾 (R. Artwright)
- (3) 柯良通 (S. Crompton)
- (4) 卡德爾 (E. Cartwright)
- (5) 惠德尼 (E. Whitney)
- (6) 瓦特 (James Watt)
- (7) 史美頓 (J. Smeaton)
- (8) 柯特 (H. Colt)
- (9) 富爾敦 (R. Fulton)
- (10) 茅世禮 (J. Maudslay)
- (11) 托維瑟 (R. Trevithick)
- (12) 史梯芬生 (R. Stephenson)

從西曆一八五〇年以後，以迄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這一段七十年間，多數世界歷史教科書

上，不特別敘述工業進步的部份。專門研究工業進步的書籍，則稱之為第二次工業革命（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而且替那些聲名顯赫的巨子，加以種種大王的尊稱，十分熱鬧：

- (13) 炸藥大王諾貝爾 (A. Nobel)
- (14) 軍火大王克虜伯 (A. Krupp)
- (15) 鑽石大王羅德 (C. Rhode)
- (16) 汽車大王福特 (H. Ford)
- (17) 鋼鐵大王加奈基 (A. Carnegie)
- (18) 膠捲大王伊士曼 (G. Eastman)
- (19) 橡膠大王固立異 (C. Goodyear)
- (20) 鐵路大王哈理曼 (H. Harriman)
- (21) 發明大王愛迪生 (T. Edison)
- (22) 煤油大王洛克菲拉 (J. Rockefeller)
- (23) 電話大王貝爾 (A. Bell)
- (24) 電報大王摩士 (S. Morse)
- (25) 電機大王西屋 (G. Westinghouse)
- (26) 煙草大王杜克 (J. Duke)

這一大批大王，也沒有一位是任何國家國立大學的畢業生。這三十位發明家，工業家，創業者，實業家，應用科學家，專家……尊稱聽便追加，絕大多數是技工，藝徒，修理匠，土匠，木匠……寒微出身的。平均程度，是職業學校的水準。只有三兩位是私立大學的畢業生而已。不是國立大學出身，不能靠大學文憑吃一口輕鬆方便的白飯，必須使用頭腦，動手動腳去解決問題，是他們事業成功的基礎也。國立大學的出品，多數是鑽營進入國營事業去求一枝之棲，很少以

一技之長，來自建事業的。難怪有人說，戰後西德與日本的經濟復興，是得力於他們的職業教育。各種事業發達，競爭激烈，非精益求精，恐被淘汰，是促進科學研究的強有力根因之一也。

戊戌四月二十三日，光緒皇帝詔定國是，內容甚廣，其有關大學教育者，是：「京師大學堂為各行省之倡，尤應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很快地，五月八日，總理衙門奏擬京師大學堂章程。於是光緒皇帝又諭示：「前經降旨開辦京師大學堂肄業者由小學中學，以次而升……惟各省中學小學，尚未一律開辦，自應以省會大書院為高等學，郡城之書院為中等學，州縣之書院為小學。」可見國辦大學，省辦高中的教育政策，以及由小學而中學而大學的升學主義，是光緒皇帝欽定的大綱。

如果蔡元培先生今日健在，我可能向他進言說：「國立大學是自由職業者的園地，學成可以出國，海外淘金的。科學研究與經濟建設的希望，很難在國立大學內落地生根。例如船模試驗室的設備，及造船人才的養成，如果改在中正理工學院造船系着眼，其畢業生出來，先為海軍服役十年，再入民廠造船，是國防民生兼籌並顧，先天上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教育矣。蔡先生不是守舊派，他必定考慮的。」

四、民主政治與私立大學

蔡元培先生的建議說：「……當此訓政開始時期，似應為各國立大學及研究院，妥籌建設經費。……庶訓政之基礎，得以確立。」如此說來，英

國沒有國立大學及研究院，他們的民主政治，豈不是毫無基礎可言？不但此也，英國著名的私立牛津大學（Oxford），私立劍橋大學（Cambridge）等，又是教會大學。

從鴉片戰爭（道光十九年，西曆一八三九年）算起，迄今一百三十五年之間，英國共有二十位首相。首相是英皇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治國平天下的人才也。這二十位首相之中，下列十一位是牛津學生（Oxonian）……

- (1) 皮洛（R. Peel）
- (2) 葛拉斯頓（W. Gladstone）
- (3) 史士羅（R. Cecil）
- (4) 艾士貴（H. Asquith）
- (5) 柯陶（G. Curzon）
- (6) 艾德禮（C. Attlee）
- (7) 艾登（A. Eden）
- (8) 麥美倫（H. Macmillan）
- (9) 休謨（A. D. Home）
- (10) 魏爾森（H. Wilson）
- (11) 奧斯（E. Heath）

誠如蔡先生所說，教會是差別的，有很多派別不同的。牛津大學內的書院，也是如此，院名寫得明明白白的。例如現任首相魏爾森，是牛津大學耶穌書院（Jesus College, Oxford）的；皮洛葛拉斯頓、艾登、休謨四位，是牛津大學基督教會書院（Christ Church College, Oxford）的……他們的黨派，也不盡相同，例如葛拉士頓是保皇黨（Tory），艾士貴是自由黨（Liberal），艾德禮是工黨（Labour），麥

美倫是保守黨（Conservative）……如此衆多不同教派，不同黨派的青年學生，在校讀書，並不短刀相見。政見不同，可以在學生總會（Union Society）激烈辯論，以票數決定勝負，彼此保持紳士風度，彼此尊重對方人格的。這種教會大學的這種學生訓練，算不算民主政治的基礎之一？

也許有人說，英國是君主立憲之邦，天下爲私，所以他們以私立大學爲主力。我們是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共和國，天下爲公，當然應爲國立大學妥籌建設經費。而且我們的私立大學之中，很多是外國教會所創設的，是文化侵略的前進基地，也值得我們考慮的。

我們的民族、民權、民生的三民主義，相當於美國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思想。美國全國二千多個大學及學院，私立的大學及學院佔總數一半以上，而且公立者，只有州立，市立，縣立，根本沒有國立的。

美國自開國迄今，一百九十九年間，共有民選總統三十七位。內中十一位是未曾進入大學之門，或肄業而未畢業者。二十位是私立大學畢業生。艾森豪（D. Eisenhower）及葛南德（U. Grant），是西點陸軍大學出身；詹森（L. B. Johnson）是州立德州西南師範大學的，剩餘幾位，乃是州立大學的成品。我們想想，老亞當（J. Adams），小亞當（J. Q. Adams），海斯（R. Hayes），老羅斯福（T. Roosevelt），羅斯福（F. D. Roosevelt），甘迺迪（J. F. Kennedy），這六位美國總統，都是私立哈

佛大學（Harvard）的畢業生，美國人民認爲他們是天下爲私的人物嗎？

同一大學，有文化侵略，文化交流，文化合作的三種不同說法。同一國度，有身毒，天竺，印度三種不同譯法。言人人殊，因時而異。佛教傳入中土之初，韓愈有一篇「諫佛骨」，可視爲當年反對文化侵略的代表作。胡適博士的研究神會和尚，是不是已經承認佛學爲中國文化的一環？天主教傳入意大利之初，羅馬皇帝亦有虐殺教徒的史實，現在天主教不但在意大利落地生根，而且天主教的教廷，就在羅馬城內的梵蒂岡（Vatican）。梵蒂岡現在也是一個獨立國，發郵票，發護照，有衛隊，而且委派大使到各國的。這個天主教的教宗，是由各地樞機主教參加互選的。如果現在台北的于斌樞機，將來被選而成天主教教宗，那時美國三百九十一個天主教大學，是不是成爲于斌教宗對美國實行文化侵略的前進基地？耶穌是猶太人，但美國那四百八十九個基督教大學，不是以色列實行文化侵略的前進基地，因爲以色列的國教，是猶太教。信上帝，但不信耶穌的。

大陸陷匪之後，燕京、聖約翰、滬江、華西、嶺南等私立大學，全部停辦沒收，是不是匪共的教育事業，完全交由教育家辦理呢？再想一想，共產主義不是中國的固有文化，資本論（Das Kapital）是匪共的聖經，馬克思是匪共的上帝，而且也是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的老鄉，德國猶太人。當初中國共產黨是在那一個私立大學裡成立的？是不是教會創辦的私立大學？

蔡先生的建議是民國二十年的說法。現在是民國六十四年，他的想法，是很可能和我一樣的。我認為人才不肯下鄉，與地方自治之推行無補的。大學教育不是義務教育，政府無此教育義務的。私立大學也開設三民主義的課程，就讓他們去負擔自由職業者的教育，和英國美國的民主教育制度一樣。

五、四種大學的先天後天

蔡元培先生所寫一篇「我在北京大學的經驗」(民國二十三年東方雜誌三十一卷第一號)有一段這樣說：

「北京大學的名稱，是從民國元年起的。民元以前名為京師大學堂。包有師範館、仕學館等，而譯學館亦為其一部。……民國五年多，我在法國，接受教育部電，促回國，任北大校長。我回來，初到上海，友人中勸不必就職的頗多，說北大大腐敗了。……所以，我到校後第一次演說，就說明『大學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

升官發財，人之常情。不論是國立大學，私立大學，師範大學，軍職大學這四種大學的學生，或多或少，或早或晚，都有共同的先天，大家一樣。先天的缺點，有一部份可藉後天的努力來改進的。這就是蔡元培先生明知北大腐敗而接任北大校長，想妥籌經費，充實內容，聘請名師，把北大學生引上研究學術，養成專家的軌道上去。在那時代，在那環境，他自然而然，強調國立大學的重要也。如果蔡先生今日健在，在這時代，在這自由中國，我相信他強調「國立大學」的想法，也必定會改變的。

民國六十三年十二月於美國

聖詠譯義

吳經熊譯

精裝本 定價六〇元
平裝本 定價四〇元

本書初稿經總統 蔣公篇篇細心閱讀修正，於民國三十五年在上海由本館出版，頗獲各方激賞，茲吳經熊博士復秉承 蔣公精益求精之一貫作風，作最後修正定稿，以竟蔣公對此書之心願。

聖詠譯義經譯成古詩，既信且達，既達且雅，讀之不僅覺其為譯文，實為翻譯界之奇跡。本書不僅文字美妙絕倫，尤對精神修養具無限啟發作用，可謂現代人人必讀之佳作。

臺灣商務印書館 發行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三十七號
郵政劃撥帳戶第一六五號